

欽定禮記文疏

第二函
第八冊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二十三

月令第六之四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夏小正六月初斗柄正在上日在柳淮南子作招搖指未

火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心

正義

鄭氏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

孔疏鶉火午次之號

而斗建

未之辰也。

高氏誘曰。柳南方宿。周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

六月建未。昧也。昧曖于未。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

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旦

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

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

二度中。

金匱要略卷二十三
案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廣十四度。月建未而日在午。未與午合也。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爲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奎見仲春。唐月令。六月節。日在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通書。小暑日在井十六度。大暑日在鬼一度。今時憲書。小暑日在井十二度。大暑日在井二十七度。古法。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今法。初井二十八度。終星六度。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申。林鍾。

淮南子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

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肅純恪

孔疏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漢志

林君也陰氣受任助熒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楹盛也班氏

固曰林眾鍾種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高氏誘曰林大鍾

聚也萬物大聚又曰林盛也陽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

萬物眾聚而成之韋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

寸于正聲爲徵陳氏祥道曰林鍾建未之律萬物之茂止

于此矣故曰林鍾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

其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存疑王氏喬桂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爲姤陽之極也陽歸

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螢戶局反又呂

氏春秋作涼風始至蟋蟀居宇腐草爲
蜋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六月鷹始鷖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

六月鷹始鷖

案本亦作鷖

螢飛蟲螢火也。

高氏誘曰夏至後四

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蜚陰氣應

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擊

也。蜎馬蜎也。幽州謂之秦渠亦曰螢火。

李氏巡曰螢火夜

飛腹下有光如火故又名卽照。

孔氏穎達曰蟋蟀蜚也。生

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郭以爲促織蔡

以爲斯螽皆非。于時二陰旣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淫之氣。故爲螢。不稱化者。螢不復爲腐草也。馬氏晞孟曰。溫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陰始矣。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驚矣。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爲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方氏慤曰。效彼爲之。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應氏鏞曰。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壁。迎涼風之微也。

通論方氏慤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坐八方以應八節。月令所言。特記時而已。故略也。東風卽條風。溫風卽景風。盲風卽閭闔風。然景風

金匱要略卷二十三
至以夏至而此言於季夏陽饒之意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正義

鄭氏康成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張氏處曰。當未

上六月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

唐月令屬季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

孔疏。明不獨季夏取。案蛟本鱗蟲。言甲

者從其多者言之也。

周禮曰。秋獻鼃魚。

孔疏。鼃人職文。

又曰。凡取鼃用秋時。

孔疏

龜人職文。

此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似誤。

孔疏作記

之人。謂此禮是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于此。言記之者非也。

蛟言伐以其有兵衛也。鼃

言登尊之也。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

漁師爲榜人。高氏誘曰：漁師掌魚官，鼃皮可冒鼓。詩：鼃鼓
鼃鼃，鼃可爲羹。傳曰：鄭靈公不與公子家鼃羹，皆不害人，易
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鼃神可決吉凶。入
宗廟，尊之，故言登也。方氏慤曰：命漁師于季夏，欲以盛暑
之氣煖其皮甲，可耐久也。陸氏佃曰：君子退陰而進陽，言
于此抑殺氣焉。

存疑

孔氏穎達曰：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爲也。

命澤人納材葦

葦于
鬼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高

氏誘曰：澤人掌澤之官。方氏慤曰：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爲
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共音供爲于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

孔疏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秩

芻出于山林

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

孔疏知非諸侯者取芻養牲不

可太遠也

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

爲艾之今月令四爲田

孔疏令田監大合秩芻

牲以供祀神靈爲民求

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

孔疏民皆蒙福是不虛役民力

方氏慤曰神

降而爲靈言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

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馬氏晞孟曰四監四郊各以監受

其入也百縣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銓秸服者也既卜而芻謂

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祭祀非獨共也謂民力之普存也民神之主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存高氏誘曰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有四郡郡各一大夫監之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乃以郡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徐氏師曾曰此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案**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秩芻非虞衡所供鄭云今月令爲田蓋甸卽田也以爲民祈福言王者之心無不爲民耳非必有所禱之文也徐說未確高說則又近于誣矣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

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音二。又它得反。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正義

鄭氏康成曰。婦官染人也。

孔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絲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知。

染

采。五色。

孔疏。未用爲采。已用爲色。散文則通。

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

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疏。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周禮司常官府象其

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

孔氏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

溼染帛爲宜也。此是秦法。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

至秋乃總染五色。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

旗章。詩織文鳥章是也。

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

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代。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爲本也。

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黻，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大常，諸侯建旗，所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陸氏佃曰：此時纁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所云：遂朱綠玄黃之是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偽，用偽則質不良矣。張氏處曰：黼黻文章見於冕服，其事爲重。法古人所創，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爲不衷之服矣。黑黃蒼赤，泛言五采，又非冕服比，質取其質，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之物也。且不特用之于服也，以爲旗章，而貴賤等給皆從此定，可不謹哉。徐氏師曾曰：祭服旗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存疑方氏慤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

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

陸氏佃曰婦官若九嬪世婦

案注以婦

官爲染人蓋本周官

太宰言之陸說未當

案染采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閒織之則爲黼黻文章象四隅也以一色專織之則爲黑黃蒼赤象五方也閒織則恐其過巧故必以法故而無或差貸專織則恐其飾美故必以質良而無敢詐僞祭服皆用專色爲旗章四正亦用正色四隅則用雜色爲多如東之南則青多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也等給當依呂氏作等級方說巧而曲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行下孟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爲其未堅韌也

高氏誘曰虞人掌山林

之官行察也巡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方氏慤曰斬則絕

之伐則傷之也。母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

案母斬伐順長養也。又凡木春夏斬者多蠹。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母舉大事。以

搖養氣。母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

舉大事。則有天殃。

待呂氏春秋作干時神農將持功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不可以興土功。土將用事。氣欲靜也。

孔疏土雖

寄王四時而夏火秋金之閒。土專用事以相生。

大事興。徭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

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

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

孔疏神農土神也。土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若于此時逆

令召民。民心驚動。是妨土神之氣事。

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

害也。

孔疏非惟神農罪之。天亦殃罰之。

高氏誘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

造盟會也。不舉兵眾。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因水潦盛昌。命神農於此。修行堰畝脩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天殃之矣。孔氏穎達曰。蔡邕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故水潦盛昌。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干災害。方氏慤曰。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眾。皆大事也。舉大事則人不安。且并春生而夏養之氣。振蕩之矣。神農者。農之神。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守其成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徐氏師曾曰。神

者天之功用。違神則違天矣。

案蔡以神農爲炎帝。鄭以神農爲土神。高以神農爲農官。義皆可通。而皆不甚確。今細玩其文。但謂不可以大事妨農事耳。不曰農事而曰神農之事。重之故。神之天生民而穀以養之。稼穡之事。非天事乎。人君知此。則敬民重農。皆天鑒之。不敢輕用民力。以獲罪于天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

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或作辱音同。薙它計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迫地芟草也。

案迫地。本俱作

迫也。

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

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其職

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孔疏周禮薙氏

職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注萌耕反其萌芽也夷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熟耜以耜測束土割之也水火變之先以火焚其草後以浸漬之變此瘠地爲肥土潤溽膏澤

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藥之地

孔疏強是不軟藥是墾闢

高氏誘

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至疆界畔也

孔氏穎達曰六月建

未未值井井主水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而行五月夏至先

芟草暴之至六月合燒之又於所燒田中壅遏蓄水漬之卽

草根爛死是時日暴水熱沫沸如湯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

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

方氏慤曰土爲火所蒸故

潤潤則水勝火火反溽焉糞田疇美土疆甚言殺草之利也

陸氏佃曰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吳氏澄曰田